

随笔

# 墨香里的年味

李国启

记忆里的腊月,总被一股清冽的寒气裹着。可一过十五,我家堂屋的八仙桌旁,就暖起了人间烟火。那时节,乡邻们求写对联的脚步,比年味儿来得更急些——有人揣着裁得方方正正的大红纸,有人手里捏着半张红纸,不好意思地说:“能写两句就行。”有实在买不起纸的,就空着手来,只说:“叔,让你费心了,有啥纸用啥纸。”父亲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地应承,接过纸便顺手摞在桌角,不多时就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,映得满屋子都亮堂起来。

父亲是党员,又是村里会计,白天忙得脚不沾地,年终的报表、总结堆在办公桌上,红笔蓝笔批注得密密麻麻,常常是踏着暮色才进门。母亲看着桌角越堆越高的红纸,总忍不住叹气:“天寒地冻的,哪经得起这么熬?谁再找你写对子也别接了。”父亲却只是笑着搓着手,往火盆里添块柴,说:“乡里乡亲的,过年图个喜庆。”夜深人静,孩子们都睡熟了,母亲在油灯下赶制过年的新鞋,父亲才会轻手轻脚地挪到八仙桌前。他先把砚台摆稳,倒上些水,握着墨锭细细研磨,“沙沙”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墨香一点点弥漫开,与火盆里的余热缠在一起。随后他提起那支用了多年的狼毫笔,笔尖在砚台上轻轻舔舐几下,待墨汁饱满

却不滴漏,便凝神静气,手腕微微悬起。此时的父亲,神情庄重得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。他将目光落在裁好的红纸上,一笔一画,横平竖直,那些方正的汉字便在笔下生了灵,或遒劲有力,或温润舒展,墨色浓淡相宜,映着昏黄的煤油灯,晕开一层层暖融融的光。

祭灶一过,年的脚步就更近了。先前预约对联的乡邻,便三三两两赶来。父亲早把写好的对联用细麻绳捆好,见人来便笑着递过去:“你看这字满意不?”乡邻展开对联,对着灯光细细端详,不住地夸赞:“还是老叔的字地道,看着就喜庆!”“这联写得好,来年一定顺顺当当!”父亲站在一旁,听着这些话,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那些当初没带红纸的人家,父亲也早用家里剩下的纸写好了短联,或是“福临门”,或是“喜迎春”,虽不是大红长联,却也工整雅致。人家接过,照样心满意足地道谢,笑眯眯地揣着回家去了。

后来我上到小学三年级,识的字多了,每逢父亲写对联,我就像小尾巴似的凑在旁边,扒着八仙桌,瞪着眼睛看那些汉字在笔尖下缓缓显现。

有一回,父亲写下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堂”的对子,墨香还没散尽,我就指着纸上的字,仰着脑袋问:“爹,这两句话是啥意思呀?”父亲

闻言,轻轻放下手中的毛笔,笑着给我讲起了对联背后的故事。明朝广东潮州有个才子叫林大钦,文采出众,被兵部尚书翁万达看中,招为女婿。翁万达寿辰那天,林大钦当场写下这副寿联。翁万达一看,连连称赞他有状元之才。果不其然,嘉靖十一年,林大钦真的高中状元,这副对联也渐渐流传到民间。后来有人把“堂”字改成“门”或“楼”,意思没变,都是期盼日子越过越红火,福气能装满家门。

我听得入迷,没想到小小的对联背后,还有这么生动的故事。那天,我缠着父亲给我找了张小小的红纸,握着毛笔,学着他的样子,歪歪扭扭地写下“满院春光”四个字。字写得东倒西歪,笔画有的粗有的细,甚至把“春”字的撇捺写得像两根小柴火棍,可父亲却笑得合不拢嘴,亲手把这四个字贴在院中的老柿树上。寒风吹过,红纸猎猎作响,老柿树的枝丫上还挂着几片未落的残叶,与红纸上的字迹相映,竟也有了几分年的韵味。

从那以后,每年贴对联的活儿,就正式交给了我这个“小书生”。父亲站在一旁,看着我踩着板凳往门框上糊糊糊、贴对联,时不时指点一句:“往左挪挪。好,对齐了。”

上了初中,我会帮着父亲写一些简单的对联。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,握着我的手让我感受运笔的力

道,告诉我“字要讲究间架结构,就像做人要端正”,他还让我背诵许多春联、寿联、挽联,从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”到“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”,那些对仗工整、寓意吉祥的句子,伴着墨香,一点点刻进了我的心里。可无论我怎么练,父亲总说“还差些火候”,他的目光落在我写的字上,带着期许,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。那时的我,只当是父亲要求严格,直到后来他走了,我才明白,那不是不满,而是一位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期许。而我终究没能写出让他满意的毛笔字,这也成了我心底永远的愧疚。

如今,年节在望,窗外的寒气依旧,农村的大集上,早已摆满各式各样印刷精美的春联,红彤彤的一片,字体工整,图案鲜亮,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父亲已经过世十七年,那些深夜研磨、灯下挥毫的日子,那些听他讲对联故事、跟着他学写字的时光,却仿佛还在昨天。每当想起父亲握着毛笔的样子,想起那弥漫在堂屋里的墨香,想起乡邻接过对联时满足的笑容,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,能驱散冬日的寒凉。原来,真正的年味儿,不是精致的印刷品,而是藏在笔墨间的温情,是藏在乡邻间的互助,是藏在父亲言传身教里的那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期许。

随笔

# 我家通高速了

郭志刚

前天回老家,弟弟一大早就打电话,说沈卢高速通了,让我走高速回去。果不其然,一下高速就到村头了,比原来快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在老家,乡里乡亲在一起拉家常,没说几句话,就聊到了高速,说这辈子没想到咱这偏僻的地方还能通高速,往后走亲戚、出门办事,可方便多了。有人还算起了经济账:往后运农产品去外地,又快又稳,还能省下不少运费。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,清清楚楚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我的老家在项城市新桥镇,地处豫皖两省交界,十分偏僻,交通极为不便。小时候,我们管公路叫“官路”。那时还是砖渣路,后来公社组织大家到泥河挖砂石,铺在官路上,说要修柏油路,却一直没修成,一下雨还是泥泞不堪。不光路不好,车也极少,一天只有一班城乡公共汽车,错过了就得等到第二天。

听父亲讲,早年他在洛阳当工人,有一年回来过春节,到县城后没车了,只好步行往家赶。当时正下着大雪,为了和家人团聚,父亲竟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将近一夜。即便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去县城,因为车少,还经常步行二十多公里到老城乘车。

这还是公路,乡间小路和村里的路就更难走了,全都是土路,下雨下雪尽是泥巴。那时没有胶鞋,只能穿木底的“泥屐子”,一步一滑,踉踉跄跄,一不小心就摔得浑身是泥。如今想起来,仍历历在目。

曾几何时,“修通柏油路,出门不求人”是老家几代人的心愿。如今,这心愿不仅实现了,而且远远超出了想象。随着农村发展,尤其是脱贫攻坚的

扎实推进,老家的路一天一个样:泥泞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,柏油路通到了家门口;如今沈卢高速的通车,让老家的交通条件实现了跨越式提升。从前去郑州,需辗转换车,绕来绕去,得花大半天时间,如今高速直达,一个多小时便能抵达——一路宽车稳,一路畅通。从砖渣路、泥泞路,到水泥路、柏油路,再到如今直通村口的高速路,这一条条路的变迁,不仅是出行方式的升级,更是老家日子越过越好的鲜活见证。

路通了,乡亲们的日子也愈发红火。如今的老家,早已不是闭塞的穷乡僻壤。农民收入增加了,几乎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小车,面包车、小轿车在乡间往来穿梭。逢年过节,外地牌照的轿车也常常出现在村里。出门探亲、进城打工、运送农产品,再也不用为路不好发愁。外地的客商也乐意来村里收购,新鲜的瓜果蔬菜经由高速,很快就能摆进城市的菜市场,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。

从坑洼的砖渣路,到平整的水泥路,再到如今畅达的高速路——老家的路,越走越宽,越走越顺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,离不开乡亲们的辛勤奋斗,更离不开党的好政策。特别是脱贫攻坚的推进,实实在在地解决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突出问题,让农民踏踏实实过上了幸福生活,大家打心眼儿里感激。这条高速,不仅连接了老家与远方,也承载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望着家门口宽阔平坦的高速路,看着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脸,我相信,老家的日子一定会像这条通衢大道一样,奔向更开阔、更红火的明天。

散文

# 晨邀二苏游陈州

钟洪亮

晨光熹微,东方既白。辗转难寐之际,忽生奇想:何不邀东坡、子由二公,神游千年故地陈州?

心念方动,清风拂面。但见子由神采奕奕,东坡意态悠然,已含笑立于庭前。遂欣然相邀:“先生当年曾叹‘宛丘先生长如丘,宛丘学舍小如舟’,今学舍已焕新颜,名为‘道德书屋’,可愿同往一观?”

移步书屋,远望檐牙高啄,巍然矗立;近观室雅清幽,典籍盈架。子由环顾四周,见苏子园内亭阁相望,廊腰缦回,不由领首。极目远望,高楼林立,鳞次栉比,更惊叹道:“沧海桑田,巨变若

此!”书屋楹联高悬:“古学子留足天涯海角,读书声浸润竹韵兰心。”东坡驻足凝望,似忆宦海浮沉,轻吟旧句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……然则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其豁达超然,令人心折。我亦禀告:“晚辈曾领童子于此诵读经典,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声声入耳。‘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。’愿效先贤遗风。”子由闻言,面露欣慰。

行至“蝶恋花”小园,正值荷香盈袖。我指道:“此乃周口市花。”东坡目光流连于田田碧叶与亭亭红蕖,叹道:“周敦颐有言:‘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……’诚花中君子也。”子由深以为然:“观此花,可知陈州蕴君子品格。”我接道:“先生慧眼。上海摩登,洛阳厚重,而吾乡陈州,贵在君子之风。”

漫步清风园,水波澹澹。东坡逸兴遄飞,诵道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子由笑对龙湖,应和:“欲把龙湖比君子,用行舍藏皆自在。”

柳荫道上,恍见子由当年教谕陈州之景,其诗云:“柳湖万柳作云屯,种时乱插不须根……”我感言:“白杨为‘树中伟丈夫’,而此间垂柳,柔韧拂水,千磨万击犹自青翠,何尝不是树中君子?‘任尔东西南北风’,其坚韧不拔,正君子之德。”

谈笑间,邂逅“周口荷花瓷艺术创作研究中心”。皮伟先生热情相迎,奉

茗论艺,并示其自创《龙湖荷韵》。其作莹润如玉,风荷绰约。皮伟言:“荷花乃花中君子,荷花瓷,自是瓷中君子。”二苏抚瓷,赞叹不已。

南坛湖公园,绿草如茵,蒹葭苍苍,鸥鹭欢鸣,蛙声阵阵,宛如《诗经》之境。乘舟北行,舟行碧波,人在画中。过七孔桥,北龙湖豁然眼前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白莲皎洁,红莲灼灼,粉莲清雅,尽显君子风仪。

北码头登岸,步入太昊陵广场。东坡仰望巍峨殿宇,吟诵旧句:“太昊祠东铁墓西,一樽曾与子同携。”子由环视气象恢宏之陵园,得知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,叹道:“今日之宏阔,远迈往昔矣!”人文仪门,我肃然诵东坡名句“挟飞仙以遨游,抱明月而长终”,以寄对人文始祖伏羲之追思。子由至圣像前,恭敬垂拜。

转至独秀园,松柏造型鬼斧神工:双龙戏珠,栩栩如生;步步高升,直指云霄;百鸟朝凤,惟妙惟肖。我介绍:“此乃园艺大师王殿一先生传世杰作,堪称‘天下独秀’。”东坡抚松感喟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松柏之劲节,君子之自强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其斯之谓与?”

出陵园,入伏羲文化公园。烟波龙湖,流水潺潺,景致深得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奇趣,亦有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之幽静、“旱湖堤上柳空多,倚岸轻舟奈汝何”之淡远,皆蕴君子情怀。

小舟轻荡,至苏子读书亭小憩。二苏凭栏,遥想当年子由陈州教谕,春风化雨;东坡一生漂泊,文章气节光耀千秋。亭中默然,唯有湖风轻吟。

远望九龙雕塑群,或潜龙勿用,或长龙卧波,或跃龙在渊……实乃陈州文化地标、君子之风源头、中华文明滥觞。

恍惚间,日已高悬。神思渐收,起身赴苏子园晨练,但见两尊雕像:子由风仪俊朗,儒雅庄重,不失君子之风;东坡把酒临风,神情豁达淡泊,千古风流,宛在眼前。

绿意周口

李军 摄

散文

# 老槐记事

晨曦

“哇!好香的花!妈妈,这是什么花呀?”春日的午后,暖风漫过小院,一对路过的母女驻足院外,孩子抬手指着我,眸子里满是雀跃的好奇。“是洋槐花,这棵老树有些年头了,花香才这般醇厚。”母亲轻声应答。在半梦半醒间,我被这低语叩醒,望着眼前陌生却亲切的母女,岁月深处的旧时光,便顺着满院的花香缓缓铺展开来。

我,便是这棵洋槐树,扎根这片土地近四十载,陪着小院走过岁岁年年。从抽芽时的懵懂,到枝繁叶茂后的沉稳,每一缕晨光、每一阵晚风,都悄悄记着小院里的烟火日常。犹记得初有知觉的那个暮春午后,暖风裹着新叶的气息徐徐吹来,三个孩童围在我脚边蹦蹦跳跳,软糯的声音钻进我的意识:“小洋槐,我们一起来玩呀!”

我轻轻晃了晃嫩枝,任阳光在叶片上跳成细碎的金丝。孩子们围在我身边,或细细品尝花儿的香甜,或用叶子吹奏不成调的曲子……“这朵花儿最甜!”“我的叶子更响!”叽叽喳喳的争论声里溢满了欢喜。我便借着风势伸展枝丫,把最盛的花儿、最嫩的叶子,稳稳递到他们手边。

没一会儿,屋里传来女主人爽朗的呼唤:“孩子们,吃饭咯——蒸槐花出锅咯!”他们闻言,便欢呼着冲进屋。片刻,男主人扛着锄头归来,小院里顿时回荡起欢声笑语。我用意识仔细描摹男主人的样子,清癯的脸庞、舒展的眉毛、含笑的眼睛……他额角的汗珠晶莹剔透,在阳光下传递出生机盎然的力量,恰如我汲取阳光雨露、奋力抽枝展叶的模样。我喜欢他,恰如喜欢那三个可爱的孩子。这一刻,小院里氤氲的烟火气,成为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。

“我要出去打工,家里就辛苦你了。”“别担心,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……”晨风轻抚枝丫,带来夫妻俩离别的絮语。我暗自鼓劲,努力把花香酿得更浓,以此告诉男主人:“等花儿落的时候,一定要回来呀!”我默默应答。

喧嚣过后,小院便安静下来。孩子们带着女主人离开了这里,院子里渐渐落满岁月的尘埃。又是一年冬天,细碎的雪粒被寒风裹挟着砸向地面,霜雪层层覆上枯枝,我努力汲取能量,把根系伸向更深的地方。

“风有约,花不误,年年岁岁不相负。落日与晚风,朝朝又暮暮。”突然,清脆的朗读声随风而来,原来是邻家女孩的声音。是了,风有约,花不误,那些远去的人啊,待暖风渐起、香飘满院,你们可否再次聚首,完成属于我们的春日约定?当皑皑白雪铺满小院,我借助北风发出邀请。

守着满院的旧时光,我再次睡去,静待一场跨越岁月与山海的重逢。我默数年轮,此时的他们已然变

得沧桑。愣神之际,声声恸哭如浪潮般席卷小院。我仔细分辨风中的消息,原来,那个曾经年轻力壮的男主人被病魔永远定格在了67岁。我垂下枝丫,第一次读懂了什么是悲伤!恍惚间,我看到他正眉眼含笑地站在小院里,朝飞奔而来的孩童敞开怀抱。在我凝望之时,他突然对我轻轻颌首。“这方小院,就拜托你照顾了!”一声呢喃隐约从风中传来。“好啊!”我默默应答。

喧嚣过后,小院便安静下来。孩子们带着女主人离开了这里,院子里渐渐落满岁月的尘埃。又是一年冬天,细碎的雪粒被寒风裹挟着砸向地面,霜雪层层覆上枯枝,我努力汲取能量,把根系伸向更深的地方。

“风有约,花不误,年年岁岁不相负。落日与晚风,朝朝又暮暮。”突然,清脆的朗读声随风而来,原来是邻家女孩的声音。是了,风有约,花不误,那些远去的人啊,待暖风渐起、香飘满院,你们可否再次聚首,完成属于我们的春日约定?当皑皑白雪铺满小院,我借助北风发出邀请。

守着满院的旧时光,我再次睡去,静待一场跨越岁月与山海的重逢。我默数年轮,此时的他们已然变